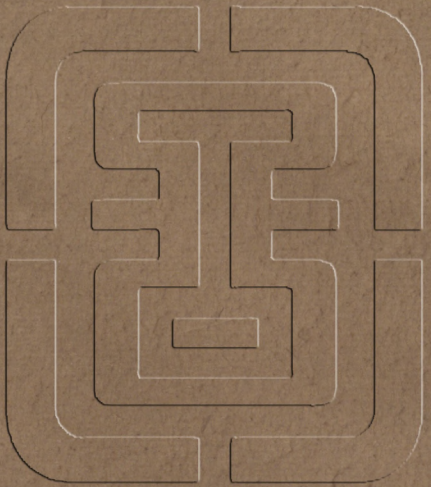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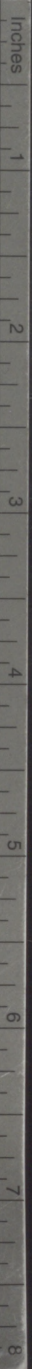


110014111

史 12-2



國語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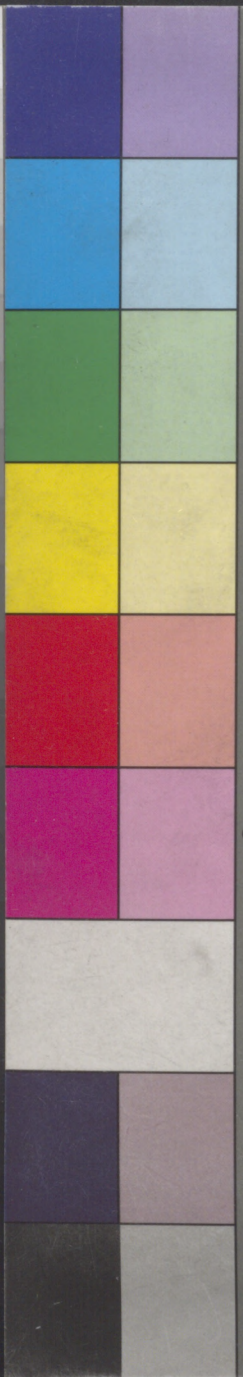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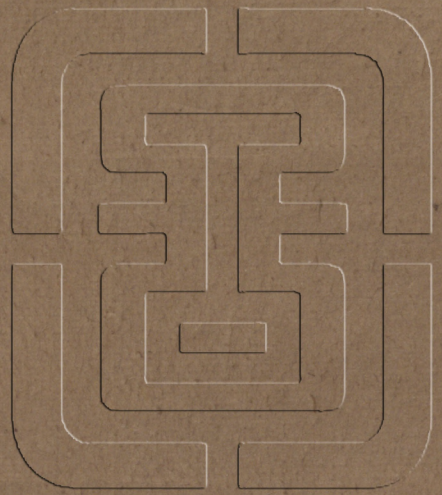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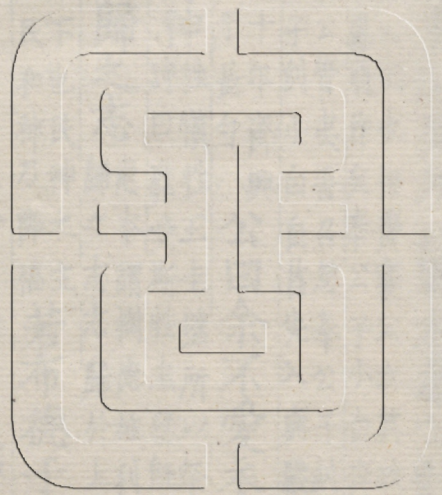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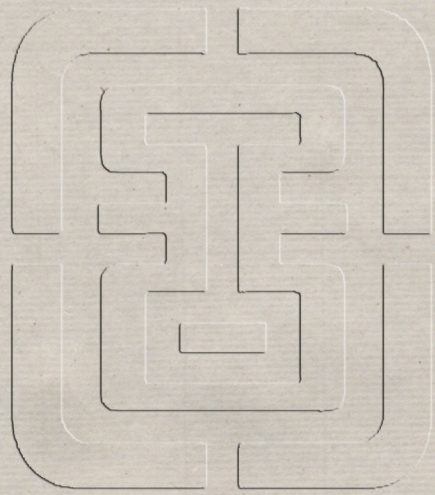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魯語上第四 國語 韋氏解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長勺魯地也曹劌魯士也嚴公魯相

公之子嚴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嚴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夏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嚴公戰于乾時嚴公敗績故十年齊興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不師伐魯戰于長勺

愛牲王於神牲犧牲王圭璧所以祭祀也對曰夫惠

本而後民歸之志歸之本謂樹德施利也民和而後神

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

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不禮

財用不匱莫不共祀無不共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

財用不匱莫不共祀無不共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

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

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備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

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

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

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

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

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知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嚴公如齊觀社嚴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容公往觀之曹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

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

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

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

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

也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

之義禮終畢也講習也班位次序尊卑之義帥長幼之

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其

間無由荒怠其間朝會之閒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大公齊始祖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事業

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

求福為收擻而烝納要也擻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

農始也收擻而烝納要也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

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

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命也

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事職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

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棟頭也昭謂桷

一名棟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棟嚴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棟以夸之

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人夫御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

封者謂若湯武周公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

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成也故

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令

德德替減也替矣替減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對

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止已也

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也見夫入也

用幣言與大夫同贊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

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對曰君作而

順則故之順順於禮則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夫

婦贊不過棗卓以告虔也棗取蚤起卓取敬卓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

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二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子臧孫曰夫為四鄰之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

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

急也為難鑄名器名器鍾也藏寶財寶財王帛也固民之殄病

是待病飢也殄絕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

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

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

磬如齊告糴幣圭裸幣之圭長尺二寸曰天灾流行

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

盡大懼殄周公大命祀賈唐一君云周公為大也

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

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如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不腆先此賈唐得之

君之敝器

也 腆厚

敢告滯積以紓執事

滯久也紓緩也 執事齊有司也

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

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

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

實永饗而賴之

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齊人

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

孝公齊相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洸又盟于向故孝公伐

魯討此

臧文仲欲以辭告

欲以文辭告謝齊也

病焉

病不能為辭也問

於展禽

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

對曰獲聞之處大教

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

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

若

為小而崇以怒大國

崇高也謂自高

使加已亂亂在

前矣

也 亂惡

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

將無不趨也

無不趨言無所愛也

願以子之辭行

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

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

曰寡君不佞

佞才

不能事疆場

之司

司主也主疆場吏也

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

之野敢犒輿師

輿衆

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

乙喜

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

草何恃而不恐

縣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壞梁如縣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

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

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

先王武王

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

使之盟以信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

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

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

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

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使醫鳩之

不死鳩鳥名也一運由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

其鳩不死在魯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臧文仲言於僖

公僖公嚴公之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

隱者隱乃諱也隱謂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侯

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其次用斧鉞斧鉞

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

也書曰後中刑用刀鋸謂用斷截用鋸亦有

至者斬次用鑽笮鑽笮刑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

死刑大夫以上戶諸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

朝士以下戶諸市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使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醫使三處野朝市行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有諸侯之請必免之

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夫

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君盍請

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夫晉新得諸

侯伯新為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惡亦不

魯也可以惡公說行王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王曰穀傳曰

王許之侯皆十穀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義其爵同

則厚其好貨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

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

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重館人告白晉始伯而欲固

諸侯人守館之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

公觀駢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

故班班次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

長而又先長猶尊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若少

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

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

賤賞也章著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孔今一言而辟

境其章大矣辟開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隸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東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展禽曰越哉臧孫之

為政也穢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

政之所成也言節所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今無

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夫聖王之制

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也以死勤事則祀之

殷冥水死周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能

禦大災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湯周非是

族也不在祀典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炎帝之

號也起於烈山祭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

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稷自夏

以上祀之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謂禹也

稷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謂禹也

棄能繼柱之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

自商以來祀之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地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地

之土也后君也使故祀以為社社后土黃帝能成命

君土官故曰后土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脩之

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脩之

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陽也能脩脩黃帝之力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安固

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安固

也儀善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

也梧之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

也野之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

也不成堯用殛之禹能禹能以德脩絲之功功

也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

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

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

紂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

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吳天於園立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

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舜而宗堯與此異夏后

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

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

湯舜當為馨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馨馨契周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

人禘馨而郊稷馨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

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杼能帥禹

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上甲微能

帥契者也商人報焉杼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

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孫古公亶父也凡

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加之以社稷

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

以為明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及天之三辰

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

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行五祀金

木水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

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

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而不知

者處物處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無言鳥不知而不問

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

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居之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

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

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

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官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

之寬者於外寬地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此位

所以立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車服表之章也車服

政事有等所以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祿次之食也居次

自章別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

食也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今有司來命易

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

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為

欲寬利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臣立先

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是辱君

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若罪也則

寬利則是辱命之臣也

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

去其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請歸祿與車服而

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

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昔

禮故可以掩蓋其父公欲弛邠斂子之宅亦如之文

之惡守其後嗣也公也邠斂子魯大夫邠惠伯之後也孫斂伯

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於外之寬地對曰先

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嘗禘烝享之

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

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

所以為辭也致君胙者謂君祭賜胙臣下掌致之

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出入請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今命臣更次於外次

也外君命者亦於此宅世數矣

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

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弗

取司徒掌里率之政比夫家眾寡之官也斂子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禮烝將躋僖

公躋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

昭穆之時也經甲八月丁卯大專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

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

而烝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曰大事者

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

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

閱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有司曰夫宗廟

為穆何常之有昭閱次之當為穆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

也等齊也昭明也明各致齊敬於其皇

祖昭孝之至也皇天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

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伯祝太祝也宗猶恐

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自玄王

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自稷以及王季莫若

文武稷棄也王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

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

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

又未有明焉未有明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

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

犯人道二犯順以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

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曰未可知也

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雖壽而沒不

為無殃必以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

莒天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定既立僕又愛以

其寶來奔寶王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宣公使僕人

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曰

夫莒天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也憚難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也授子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曰夫

莒天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國

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

疾之言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寇復友也文子得書使

公詰之詰問僕人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公執之

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

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不欲傷

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掩賊者為臧掩匪竊寶

者為軌亂在內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財寶使君為

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

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

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

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

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

魚大魚也川禽鼈蟹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

乃嘗魚先薦寢廟魚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獸虞於

唐云孟春誤矣

是乎禁置羅猶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禁不得施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取故於此時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獸方孕故取魚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鼈助生物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設弄鄂置當為罾罾小網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魚鼈之網設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取獸之物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日魚禁鯤鮪鯤魚子也鮪魚子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天魚禁鯤鮪鯤魚子也鮪魚子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穀卵翼成也生哺曰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蟲舍蚺蜎蚺蜎子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公聞之曰吾過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言見此罟則不忘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真置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

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譜季文子於晉晉

人執之卻鞫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

如晉謝之且請之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事在魯成十六年卻鞫欲與之邑弗受也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以妻故親聲伯故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鮑國鮑叔牙之玄孫

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也去齊適魯

為施孝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重

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夫苦成叔家欲任兩任勝也重

叔臣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羅猶也 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

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三無日矣譬之

如疾余恐易焉疾疫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

下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欲專國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

也怨之所聚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

歸必立新家謂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立新家

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困民之所惡因民非多怨民無

所始言郤氏多怨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

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非也言鮑氏

能豫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成公在

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

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矣

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殺且夫君也者將

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民也

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

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

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

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師也厲汙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幽

滅于戲幽幽王為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道夫

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論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

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

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

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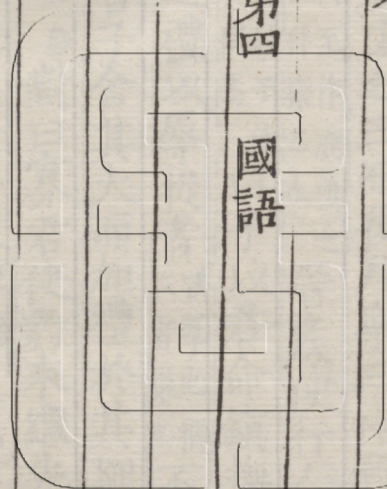
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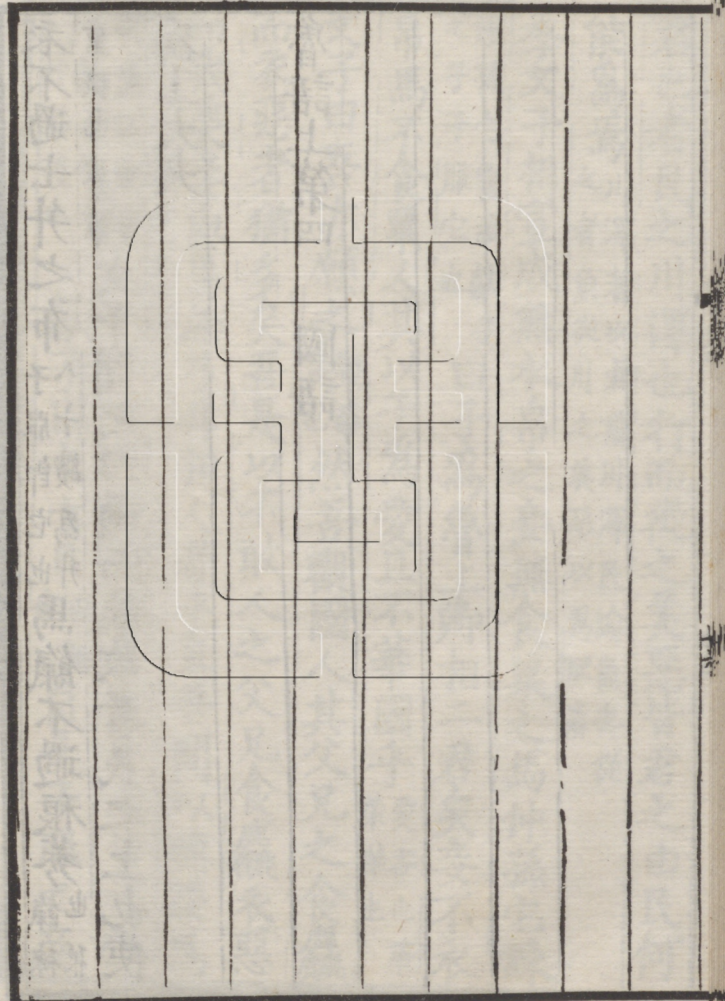
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

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餼秣似稂而無實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魯語上第四

國語





曾語下第五 國語 韋氏解

叔孫穆子聘於晉 穆子魯卿叔孫子豹也 晉悼公饗之 以饗禮見

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 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

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也 晉侯使行人問焉 行人官名掌賓客之

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焉 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 鎮重也撫安也 不

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 腆厚也稱從者謙也 不腆之樂以節之

以樂節禮也 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 謂大

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 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

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 況賜也 夫先樂金奏肆夏繫過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金奏以鍾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

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
元侯牧伯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須之類也載
在樂章樂崩亦從而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
三是以頌不能具
之樂也文王大明繇大雅之首文王之也此三篇
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胙其徵應符
驗著見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
王之德於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
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
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今伶簫咏歌
及鹿鳴之三伶伶入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
管備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
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
嘉善先君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之好也

四杜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
於外述敘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
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
私為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色
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
及所誣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
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誣謀度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
詢必當咨之於忠信之人
鄭後司農云咨才為誣才當為專傳咨事為謀事當
和當為私
傳曰咨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咨親為詢詢親戚忠
難為謀
信為周言當咨之於忠信之人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
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誣也謀也度
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
風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

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
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魯襄
十一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
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軍
將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
亦上公為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
元帥也天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三軍也若元
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
謂大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茲慝征正也今我小侯
慝惡也

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楚也齊繕貢賦以共從

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若為元侯之所三軍元侯

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

也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昭公也如

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度也魯襄

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晉叔嚮見叔孫穆

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

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

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嚮還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曰夫苦匏不材於

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魯叔

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具舟除隧不共有

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

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未也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

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

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為其名與

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今王死其名未改

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

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它之叔仲日子之

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

於楚憚難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義楚非以楚夫

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猶賀也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芊

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王太子又

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

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

者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

將為之舉動而往况已至漢聞事其君而任其政其

誰由已貳

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

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

說猶除也亟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滋益也亟

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

說侮不懦執政不

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

憚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後

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

若從君而走

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

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

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

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

襲下方城楚北山十魯邑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

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君之

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

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卜也必

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卜時魯人不

而守故若楚之克魯也克勝也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

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

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也同類同姓也攘

姓於魯以取天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

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

不俊俊改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

止若醒而喜君其入也乃歸也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以告曰卞

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

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

利何必卞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

焉隸役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治致其邑

曰使子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十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

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

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今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歸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

孫子展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丈夫矣

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惑疑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訓教也虎賁掌先後三而趨舍則守王開在國則守官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

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親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

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重也奔走也

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有篡國使令也

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如龜焉

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

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邾敖楚康

麋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于邾謂之邾敖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

取鄆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

今尹圍也以魯晉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栢

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

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經穆子家臣衛營也

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

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私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矣

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

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則之卿當有以貨私免者

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患所

作不得中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導之衷中是昭其不衷也

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且罪非我之

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於義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

之日中不出日中且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

出矣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

正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
我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壓笱也。言季氏云。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
則叔孫氏亦必云。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
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之子

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莒人怨之。於
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嚮辭。昭公不

與之。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也。其

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

言不獨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不

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季平子曰。然則意

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

之貳。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椒名。惠伯見韓宣子。宣

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

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朝侯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

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也。躋跋畢行。無有處人。躋跋躋

以從軍。吏次於離俞。女舍也。雍與郟。郟勝擊齊之左

郟。郟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

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

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遠功也。以魯之

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

密比也

齊朝駕則夕極於魯

國極至也

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

國乎益謂得晉之助也

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

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

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

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

共命從也

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栢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栢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

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

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

而獲狗何也

獲羊而言狗者以

孔子博物測之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

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

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

或作縹富陽有之人面夔身能言或云水之怪曰龍

獨足縹蝮山精好數人聲而迷惑人也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云墳

羊雌雄不成者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

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孫栢子之子季孫肥也

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曰主亦有以語

肥也如大夫稱主妻亦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

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

肥願有聞於主可觀得一言對曰吾聞之先

姑夫之母曰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甲

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

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勞叔酒勞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弟南宮說也以

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羞鼈焉羞進也

睹父怒怒鼈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辭曰將使鼈長

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詞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

子先子先舅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

也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

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康子在其朝自其外與

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

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無得

有罪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

考合民事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自卿以下

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

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

政焉正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言家有寵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

宗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居吾語女居

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為曉確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

器能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是故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

云大采衣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

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

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

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紀天刑日中考政與

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宜徧也序次

也三君云師

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

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

詩曰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

度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本也昭謂朝日以五采

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

氏與太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日入監九御使潔

奉禘郊之粢盛官監視也九街九嬪之而後即安即就

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典常也夜備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備戒也

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晝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序次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士朝而受業受

於晝而講貫貫習夕而習復復覆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憾恨也凡此者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

無日以息晦冥也王后親織玄紃說云紃冠之垂前後

當耳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繼既織紃又加之以紃

無綏者也從下而上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

帶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自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丞而獻

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

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

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五異而朝夕脩我曰必

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脩勞也爾今日胡不自安欲使我不

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承奉也以是怠惰之

辟將見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康子

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門也皆不踰闕闕門限也皆

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闕而入傳曰婦祭悼子康子

與焉悼子穆伯之父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

賓酢主人不受姜不親受也宗不具不繹繹又祭

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
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釋者通言之也賈侍
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
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釋也
飲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要言宗具則與釋
釋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
嫌也
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也鄉食其宗老宗老宗人主

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而為賦綠衣之三章

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度古人實獲我心老請

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師友會樂曰善

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師友會樂曰善

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師友會樂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饗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

上章所謂微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

組不實是也

親也昭謂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
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
事則不過宗臣故姜欲室文某而不犯微而昭矣
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言而不犯微而昭矣
不犯不犯禮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
而昭詩以合意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
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夫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共先祀者辱自屈辱共奉請無瘠色毀瘠之色無洵

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搯膺搯膺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

之婦知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劬姜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後哀至之哭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服謂既練之

也此夫子之喪哭不相及終言仲尼聞之曰季氏之

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

吳伐越稽會稽會稽山名隨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

之在魯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吳子使來好聘

聘脩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

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齋幣於魯大夫次及既

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徹客執骨而問因折俎之骨曰

敢問骨何為大骨何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

於會稽之山羣神謂王山川之君為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防風注其氏之君名也違命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

大川能曲雲致社稷之守為公侯守之是謂公侯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汪芒長翟守封隅之山者也封封山隅隅山在

為漆姓漆姓汪芒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

同世其國北今為大人子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

遷為長翟也

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焦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磬

其長尺有咫華鷩鳥今之鷩也楛木名磬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

吳也館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之國故軍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百蠻九夷東夷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各以賄

所居之方所出賄華為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磬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

人使永監焉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

箭羽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于也大姬武王元女胡

公舜後虞過父之謂若夏后氏之璜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王

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積櫃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

子之言也

齊閻丘來盟閻丘齊大夫閻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鮒侯

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于也齊侯怒伐魯魯與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人吏人也陷猶失過也閱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

大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敘曰微子至十篇於周之

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大孔子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其輯之亂凡作篇

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凡作篇

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

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彬

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所作言先聖人

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

先古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

其滿之甚也驕為滿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

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

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

也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

夫曰不穀不德覆王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靈今吾子

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今吾子

之教官察唐云同官曰察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察耳

雖異事及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

一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

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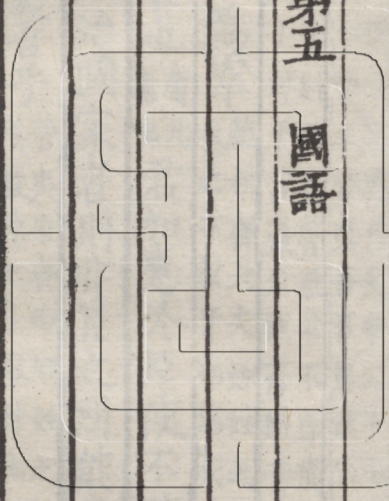
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

尼不對以其非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

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瘠以爲差也
 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遠田也砥平也
 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
 無過十二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
 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
 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徭役以夫則有復除也
 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老幼寡孤疾而有軍旅之
 出則徭之無則已也無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其歲
 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
 也聘禮曰十六斗曰瘦十瘦曰秉乘一百六十先王
 斗也四乘曰管十管曰稷稷六百四十斛也
 以爲足足供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

藉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苟且
 子不聽會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魯語下第五 國語





齊語第六 國語 韋氏解

相公自莒反于齊相公齊大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相公小也初襄公立其政

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齊人

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

大夫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

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勃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姬姓之後臣之所不若

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

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為門若今手門矣加益也相公曰夫管夷

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於子糾乾時之戰親

射相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

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相公曰若何若何得

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相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相公曰

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

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

子我矣相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

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

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

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

其屍授之授子齊使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

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猶未得請也猶未得請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

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此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豐或為熏

相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而與之坐問焉還國與坐曰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田狩畢弋田獵

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

崇高也

九妃六嬪

唐尚書云九妃三國之女以

禮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言

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陳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

戲戎車兵車游車游戲之車裂殘也

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待陳妾之餘

戲戎車兵車游車游戲之車裂殘也

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優笑倡

是以國家不日引

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

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也管子

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

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

管子

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

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禮曰厲始革典言

至厲王乃變更又

合羣變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交

武之常典也

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

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

設象以為民紀

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

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

式權以相應

式權以相應

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為民綱紀也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用民使均平相應也

比綴以度

比綴以度

樽本肇末

樽本肇末

樽本肇末

刑罰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經也言次列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幼有等以為治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班序顛毛以為民紀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也國郊以內也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為三軍五分其鄙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也陵為之終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而慎用其六柄焉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殺貧富貴賤也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也陵為之終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而伍其鄙

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克易公曰處

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

燕士講學道藝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華集也閒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四言

時各有宜謂死辨其功苦辨別也功權節其用權

也疑釋之時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

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也協和也和其剛柔

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

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

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

儋何背曰負肩曰儋其責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

服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取

也鬻也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

賴賴贏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也賴賴贏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也賴賴贏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朱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

繫草也芟大芟之也及寒擊莫除田寒謂季冬

以待時疾速也耕春之耕謂立及耕深耕而疾耨

耨在秋曰揆槍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

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襍裝解也茅蒲簞笠也襍

敏猶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萌竹萌之也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敏猶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

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也有司

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有司已於事

而竣已畢也竣相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

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

在焉相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

一鄉二千一鄉凡四萬二千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

從戎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

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公帥五鄉焉是謂中軍

公所帥也 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
為左右 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 臣立
三宰三宰三卿也 工立三族族屬也晉稱首為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
則各三也 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澤立三虞之官虞度也
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 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 相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 管子對曰
未可國未安相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伯
之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 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
貧無財者振業之也 而敬百姓則國安矣相公曰諾遂脩舊法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

安矣相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

卒伍脩甲兵

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

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

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

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 相公曰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 相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

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 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

鄉鄉有良人焉買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 以為軍令為

掌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

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

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僕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一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

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狻振

旅春田曰狻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狻田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

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

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

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

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

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固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

班于卿吏以考其行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

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峻也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

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為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桓公令官

長期而書伐官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以告且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

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曰有人居我官有

功休德也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

動不違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桓公召而與

之語嘗相其質嘗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也

誠可立而授之官而授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

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其國家之患而退問其鄉以觀

其所能而無大厲問之其鄉本其行也外以為上卿之贊

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也國子高子退而

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

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

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伍無與為伍也

周禮大司寇以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

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

不如為善於家本其事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

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相公

曰伍鄙若何管子言參其國而伍其鄙之事管子對曰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

重也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

民相與不苟且也孔子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

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

憾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

相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

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

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

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

聽大夫聽大夫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縣

鄉帥鄉帥也相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相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

責也謫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

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相公又親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

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

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相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

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已害難為遠任也相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

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覲視也以安四

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

齊曰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

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所玩弄

而好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
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
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
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
罪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輕罪贖以鞮盾一戟
為甲戟車戟也秘長丈木尺輕罪贖以鞮盾一戟
輕罪剽刑之屬也鞮小罪贖以金分小罪贖以金分
分兩之差今之罰金宥閒罪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
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
赦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
也三禁禁之三曰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
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則

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
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
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美金以鑄劍戟鑄冶試諸
狗馬狗馬難惡金以鑄鉏夷斤惡麤也夷平也試諸
似鉏而小試諸壤王甲兵木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
主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堂
魯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
邑也弭禪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環山於有牢環
皆有牢按一曰牢固也相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
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使
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環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漁陽薊縣反其侵地柴夫

吠狗燕之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

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鮪陰鮪陰地名齊南界也

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紀故紀侯之國鄆紀季之邑以入於

齊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五人凡甲士六萬人耶謂

此周制耳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

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

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

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

夷吳越萊今東萊莒莒縣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

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度也汶水名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

至于陞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

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荆令支斬孤

竹而南歸二國山戎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

諸侯莫不來服北海濱也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

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也與諸侯勦力同心

勦并也西征攘白翟之地攘卸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于西河西河

之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泝至于石抗

石抗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

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西服汭沙西吳

故縣鈞其車偏束其馬而以度也汭沙吳南城西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

使仲孫湫徵諸侯戎周而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
城之事在魯信十三年天子復使宰孔致祭之賈
以大路龍旂相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祭之賈
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
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相公以諸侯討晉
至高粱使隰明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
公事在魯信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柯
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內
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也嶽濱諸侯莫不來
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不來
服嶽北嶽也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信三年兵車之
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
年復會于鄆魯信元年會于煙十三年會于鹹十六
年會于淮也乘車之會信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
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繫繫所以蔽甲也兵不解繫繫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
矢弢弓衣服矢服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

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而謀寧問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

相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

武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

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相公

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

也相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遠顔咫尺遠遠也

之間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恐

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墮墜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

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路玉路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

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大旂也昭謂龍旂畫文龍於綵也正幅為綵旁

屬為旒鉤婁領之鉤鑿馬大帶纓當背削革為之皆
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為軍
門也今諸侯稱順焉言下拜順相公憂天下諸侯魯

有夫人慶父之亂夫大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
之弟共仲也通手哀姜哀姜欲立

之莊公薨慶父殺大子般在莊
二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開二年
二君殺死國絕無嗣

相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鳩高儀仲也存
謂立信公而成魯也存

人攻邢相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
儀邢邑也翟人攻邢在

遷之在魯僖元年而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也選見淫略翟

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
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

河以衛之餘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在魯閔二年相公城楚丘以封之

楚丘衛地相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
謂失亡也育

養相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開
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

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相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
分灾也

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相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

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也禮
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

以為幣罷不任
幣理以馬也縷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
之藻也縷纂以縷

入垂言空而來
也縷纂不用絲取
共也纂織文也易鹿皮四个个故
也相秦也諸侯之使垂囊而

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相公許謂
也

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相公知天下

諸侯多與已也與從故又大施忠焉施其
忠信可為動者

也

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

寬焉軍謂以軍滅之也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

故皆滅之在魯莊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

東萊夷也使開市幾而不征幾幾與服諷異言也征

所以利諸侯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葵茲

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以禦戎翟之地所以

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築五鹿中年蓋與杜丘

四塞諸夏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

教大成定三革隱也三革甲冑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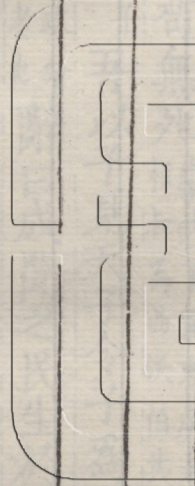
則禮樂興焉得廢鼓也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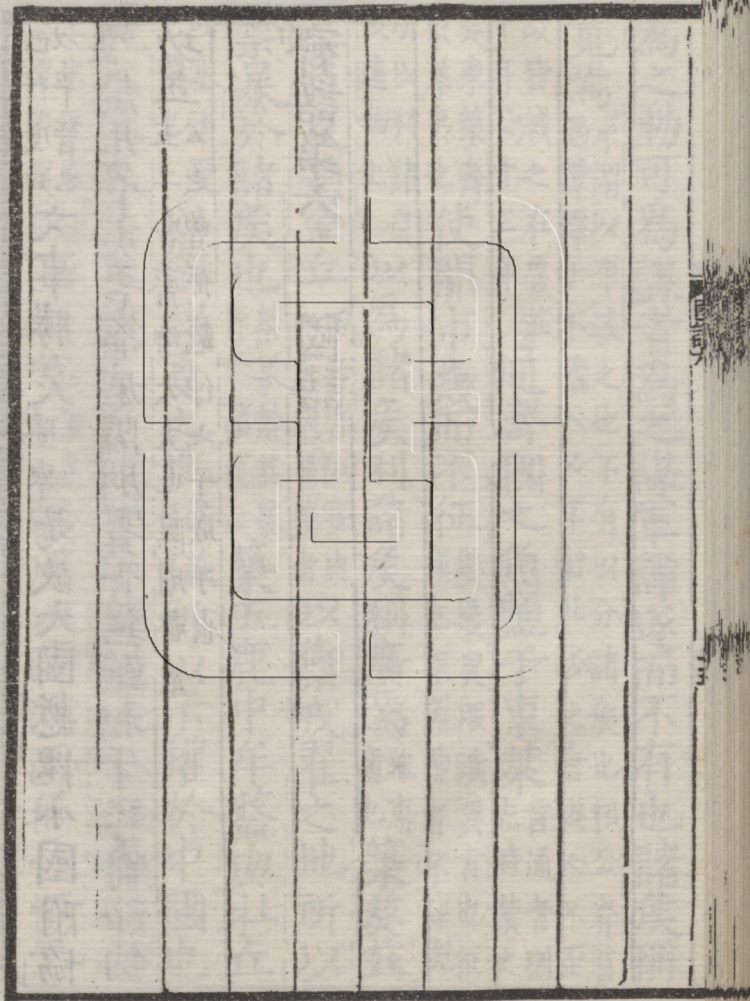
西行度河文事勝矣勝舉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

唯能用管夷吾審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

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也隰朋齊莊

齊語第六 國語





晉語第七

國語

韋氏解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

叔為曲沃伯曲沃盛疆昭侯微弱六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嚴伯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嚴十

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昔祖止

藥共子曰苟無死

藥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

之故止共子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

政上卿執政命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

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

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

如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報生以死報

賜以力人之道也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

道私利謂不君何以訓矣無以教也且君知成之從也

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

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戴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諱諸也驪戎

姓也秦曰驪邑漢高帝徒豐史蘇占史蘇晉大夫

民於驪邑更曰新豐在京北史蘇占占卜之史也

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

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齧刺人也猾弄也齒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戎夏交粹

也禮卜卜師作龜大夫占色史占墨也

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謂晉也

兆端會齒牙交有似粹粹交對也

故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齒牙銜骨懼民國移心焉

也懼辭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

對曰苟可以懼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

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

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

公不聽遂伐驪戎

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驪姬驪戎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實主之曰

飲而無肴肴俎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

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

也卒盡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

之官紀經也失官有二臯焉何以事君二臯蔽非失官也大

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非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

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

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十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備

兵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

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

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后臯之孫惠王

妹喜其女也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此比功也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

有蘇氏以姐己女焉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姐己其女

也姐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賢臣也自殷適周

亡武王以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伐之褒姒有寵

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也褒姒姓之國幽后也褒姒有寵

生伯服伯服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名鄭語曰石甫讒諂巧佞

逐天子空咎宜咎申后之名也而立伯服大

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

於是乎亡繒姒姓禹後也繒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

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繒召今晉寡德而安俘女獲

俘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

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

散以應我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夫若是賊之兆也

非吾宅也賊敗國之兆也離則有之國分也不

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不得其君

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若跨其國而得其

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言驪姬若能跨

於君齒牙之猾雖為中害國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

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

也郭偃晉大夫卜偃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

疚病也縱其淫肆侈不違肆極也極其汰流志而行

流放也無所不疚無一疵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今晉國之方偏矣方大也偏

世善敗以為戒也旬內偏方小侯也其土又小季王於大國在側謂秦

齊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

為上卿也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也驟數也雖驟立

不過五矣且夫口王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是

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多則五且夫挾小鯁也可

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云也

也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於晉何害無大雖謂之

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

能終其與幾何言不晉國懼則甚矣云猶未也商之

衰也衰謂帝甲之世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鐘鼎之成也曰嗛嗛之德不

足就也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

適也祇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不能為膏而祇離

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離咎

而已其後二子殺死身為里克吾聞以亂得聚者聚

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一時非有善謀非人不

免難非得入眾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

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非義不盡齒

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齒其年壽楚非德不及世

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

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

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假之今不據其安不可

謂能謀據居也謂能謀居也謂能謀居也謂能謀居也

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

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也以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

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以寵賈怨不可謂德

賈市也言恃寵愛以申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

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迂

少也多敵多怨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求非義故德

義不行則法也棄人失謀天亦不覓行禮義不則求非義故德

敵故天不贊贊助也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隸今

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弗克饗為人而已

饗食也為人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士為晉大

為它人取也後隰叔之子與也豫備也夫予戒也其言戒也抑

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既驪姬不克不能

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謂秦所輔正大家鄰國

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立謂奚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戎之君本爵男獲

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生謂後

生為娣於男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申生獻

則言妹也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曲沃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蒲奚

齊處絳晉時都以饒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

取辱於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

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未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

日昔日也疾疾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昔

謂古明王也為百是以民能欣之欣也故莫不盡忠

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民外不得

其利不得攻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

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

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
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 伐木不自

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

必復亂也基始 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

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申信古雖好色

必惡心不可謂好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

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君子曰知難本矣難知

本謂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黜廢而

史蘇

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

聞違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

也 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也惑

則設民民謀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民之有

君以治義也上下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則利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

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

烝于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稱疾不與使奚齊泣

事泣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調羣臣使知已意猛足乃言於大子曰猛

大子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臣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大子曰

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

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所安為孝棄

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佞我棄之為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又

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聞離也

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猶安

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田獵也翟祖國名氛禳也歸寢不

寐欲伐翟祖也寐瞑也卻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復不寐也卻叔

卸豹也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

公辭焉出遇士蒍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君意

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

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也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也

貪也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厭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

無所據依據杖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蒍以告公說乃伐翟

祖卻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政猶職也 役 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

服戎役也 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己 被羽先升遂克之於背若今

軍將負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驪姬問焉曰吾

欲作大事大事廢適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

耳夷對曰蚤處之使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蚤定

卿使自知其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

位所極至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遠驪姬曰

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二優施曰必於申生

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而大志重大年

重惇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精潔易辱重儻可疾儻重者

守節不易其情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辱之近

行辱謂被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優施曰知辱

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

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

君心外寵外且善不莫不信所善惡無若外單善而

內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大子而內以

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

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曰夫

曲沃君之宗也

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

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此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不可以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也

威畏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

戎之生心民慢

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

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旌章也使俱曰翟

之廣莫於晉為都

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翟沙莫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

也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啓土辟

公說乃城曲沃大子

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

焉驪姬既遠大子乃生之言生生讒大子由是得臯

十六年公作二軍

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魯嚴十

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

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

霍周文

霍叔武

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

也貳副

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

也

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

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

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

不可以貳上

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角為貳也

公曰何故對曰

貳若體焉

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

相助用而不倦

身之利也

倦勞也有貳故不勞四

上貳代舉上手代更也

下貳代履

下足履步也

周旋變動以役心目

役為也

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

制裁也

若下攝上與上攝下

攝持也

周旋不

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

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

而不知是以寡敗

不知敵不知有闕也

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

敗弗能補也

變更也

變非聲章弗能移也

聲金鼓也移動也

也聲章過數則有覺勞有覺則敵入

覺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

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

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

凶猶凶也

也退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

以下軍貳

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也

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

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

亦危乎

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

公曰輕其所任雖危

何害

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

士薦出語人曰大

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

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

以得眾害之

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

而不入不如逃之

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

君得其欲大子遠死

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得其欲得立奚齊也

越後武王追封曰吳伯故曰吳大伯

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

子輿士

然吾聞之為入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

不從

也父命 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

與從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天子遂行

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

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甚寬惠而慈於民

也慈愛 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

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君未

終命而不沒沒終君其若之何益殺我無以一妾亂百

姓益何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驪

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

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

姓利百 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

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厚之

况益也言以衆故殺君 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

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 凡民利是生謂爲民殺君而

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交俱欲其甚矣孰不惑焉

欲欲太子也誰 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今夫以君

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云也若紂之

必滅國以計言之 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

斬以黃 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而世

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君

欲勿恤其可乎也若夫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

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益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也

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自相叔以來孰能愛親相叔獻公曾祖曲沃相叔成

侯於翼相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

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

族也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

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

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

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山翟使無日以牧

田野無日不有翟備故君之倉稟固不實又恐削封

疆君益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

焉果果於用師也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濟度也以不勝罪之

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丑邊鄙不傲倉粟盈四鄰服封

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衣之偏袞之衣

佩之金玦袞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贊聞之曰大

子殆哉贊大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

不立奇異也不得立也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故告

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

也傳曰金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險危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危自中起難哉

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任天方相氏之士也阻古

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

祭詛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

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

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里克諫曰

臣聞皇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君其釋申生也釋舍

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

君行則守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今君居大子

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豈大子之

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年同以愛立所愛疑決

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龜子無謀五父子之間吾以

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

曰君賜我偏衣金球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

偏而握金球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少也偷薄也偏

授大子又令握金球金球兵半也分身之半以

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不得立

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孺子勉

之乎勉為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大子

遂行狐突御戒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

晉大夫先丹木來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

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

子勉之中分中分君之半狐突歎曰以龙衣純雜色

純德謂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玦猶

銑猶酒也酒酒寒與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

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為兵在

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灾慝惡也衣

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大子遠灾害也親以無灾又何患焉至于稷桑

稷桑稷桑阜翟人出逆逆距申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

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

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專寵

稷危周幽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

傳曰狐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眾謂

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

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抑欲測吾心也測猶

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裝又有甘言焉申

將去父又以美言撫慰之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諧在中矣君故生

心有此甘言非本也雖蝎諧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諧從
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滋益也我戰雖死猶
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

晉語第七 國語

晉語第八 國語 韋氏解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驪姬

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殺公也愈益也日吾固告君

曰得衆日往也衆弗利焉能勝翟衆若不利焉肯今矜

翟之善其志益廣矜木也善善用衆也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

之之戎御也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

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改

也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

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

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

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

言其子為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吾以從之

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

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

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此里

妻字啗啖也孟或作益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吾讀如魚吾吾

也豫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自已里克也喻里克笑曰何

謂施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

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無母論枯有謗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辟去也

諭傷傷病也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置也

日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

汝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也執君

成定不忍不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大中立其免乎優施

不忍也曰免亦中立不阿君且而里克見不鄭夜半召優施

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

不鄭曰子謂何謂優施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

惜惜其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逆優施以不

失言也亦固大子以攜之然也眸之以不然則驪

姬意疎不亦固大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

敢必也亦固大子以攜之大子以離驪姬之黨

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故謂多作計

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况益彼有成

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且人中心唯

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子將何如

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無

心者不得自在也君里克曰殺君以為廉賈侍中云

為我心以君為心也里克曰殺君以為廉廉猶利也

以天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天子殺奚齊不

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夫子未廢獻公在位而

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卿中長廉以驕心因

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

敢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

為也

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將伏

也伏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譜驪

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

福齊姜申生母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

所都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鳩于酒寘置也鳩置董于

肉董烏公至召申生獻獻獻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

先也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肉大斃斃死飲小臣

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

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

申生小臣大子小臣名圍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敏

也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也棄

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丹宅國也竄隱也小心狷

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取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

也逮及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讒人驪姬均同

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反謂覆校自申理也讒行

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

遺言屬孤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民所思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

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解釋

也歸於君惡歸於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所笑也當趨鄉誰入誰國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

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

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

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

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况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

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

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

難經頭

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

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伯氏狐突字也申生不敢愛

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

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諡法既過能改曰恭驪姬既

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

事言與知其逆謀也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奄奄士

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

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翳也唐尚書云晉滅

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子九人乃立奚

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

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

狐偃重耳之舅狐安之子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

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道遠難通通至望大難矣

難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矣望望望其若以

偃之慮其翟乎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愚陋

而多怨多怨於矣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多怨

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

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乃遂之翟處

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虬翟一年魯僖之六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

曰盜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莫缺之父

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也且夫借出借入難借俱聚

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其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

故親吾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君也

依秦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也乃遂之梁居二

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環玉環環遂也釋言以言自

也解釋四年復為君居梁四年魯僖之九年也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正之弟號仲之後號公驪也廟宗廟也有神人面

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

嚳古之史嚳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

之官也傳曰少皞氏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天事官成

有子曰該為蓐收官成禍福各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

以官象成也故使賀也舟

之僑告其諸族舟之僑曰眾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

之賀夢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度揆也大

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

焉曰服襲入小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教慢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距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

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鏡所民疾其態天

又誑之誑猶感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宗國既

卑諸矣遠已宗國公族也遠疎外也內外無親其誰去救之言去

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適晉在魯閔二年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假道於虞官之奇諫而不

聽官之奇虞大夫諫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

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除闇以應外

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定身以行事謂之

信定安也行事以安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

已之所惡而以施人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射也謂

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譽而歸圖焉賈受晉屈

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吾不去懼及焉

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三月虞乃亡晉滅

獻公問於十偃十偃晉掌十曰攻虢何月也宜用對

曰童謡有之童童子徒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

也龍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

也伏辰辰在龍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

也交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

火鳥星也黃真鶴火星兒也天策星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焯焯焯近日月之兒也火鶴火也中晨中月丙子朔晉滅統統公醜奔京師

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間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遇宰

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菜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曰君

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

而入重謂德也施惠也力功也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

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

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盟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

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

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諭已

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

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

行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不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

方也其後會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

有勤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

勞也霍晉山名也而汾河涑澮以為淵四者水名戎翟之

今在河東澮而汾河涑澮以為淵四者水名戎翟之

民實環之環繞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不度

其違違道也否不也不度

諸侯之勢

疆

釋其閉脩

也脩治也

而輕於行道

守

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

守也

君子失心鮮不天昏

天折也昏是

歲也獻公卒

八年為淮之會

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

傳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魯僖十七年冬齊桓

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也

二十六年獻公卒

魯僖九年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

荀息奚齊

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

荀息曰死吾君

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蔑無也

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

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

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

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

不悔

得其所任

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

往也

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

焉得辟之

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

荀息謂何

荀息

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

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二國士里克荀

我為子行

之助行其事謂使

子帥士與大夫以待我

七與申生

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驢歇

我使翟以動之援

秦以搖之

重耳在翟動晉國敗奚齊之黨也

立其薄者

可以得重賂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厚者可使無

入於已厚者可使二國誰之國也言晉可里克曰不

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貪者怨

之本也貪則專利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厚貪則怨

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

人蠱化也讓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

信姬之言誣罔也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使百姓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懷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禦也禦止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

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庶幾曰諸

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今殺君

而賴其富賴利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

賴不義而富必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

載載見於書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既殺奚齊卓子里克

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

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鈇鈇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

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始不固本終必

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君也導

也訓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

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

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

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刻鋒也父母死為大喪

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

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

酒灑也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莅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也在因

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

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呂甥

卻稱夷吾之徒也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王子為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

我冀芮晉大夫卻豹子從夷吾故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

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

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索求也所方亂以擾孰適

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

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既入而後

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

呂甥出告大夫由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君也久則恐諸

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

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于秦乎秦親晉故欲請所立大夫許諾

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

好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

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

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

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它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

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馴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

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

逋遷逋也遷徙也商賈而建立之也甫後也以主其祭祀且填

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

敬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

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君謂獻公也况賜也晉國其誰非君

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

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

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二

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日君

使絜也

絜秦公子子顯也

絜敬且知禮敬以知微敬能竄謀

竄微也

知禮可使敬不隊命

隊失也

微知可否

微密故知可否君

其使之乃使公子絜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絜

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

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

寡人聞之得

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

若齊桓公以喪得國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

時不可

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

亡人無親信在以為親

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

有是故置之者不殆

置立也危也

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

仁我

人誰以我為仁也

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

時多公子非獨已也我從外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

使者公

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

命

反國之命

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

有它志以辱君義

亡志謂為君也

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退而不私

私不訪也

公子絜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

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

勤助我也

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

猶人不可以猶潔猶潔則

重賂配德

以重賂配己之德也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

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絜曰中大夫里克與我

矣

與我助我也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

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

萬百萬畝也 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

十萬負葵晉地名 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命在秦而已 吾

必遂矣遂成也 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

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也 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

無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堯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豈

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

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也者欲使 亡人之所懷

挾嬰瓌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嬰馬纓瓌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也 黃

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葱珩下 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言左右謙也 公

子絜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

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 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

不私不沒於利也利國家也 公子絜曰君之言過矣

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 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

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也 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滑亂也 且可以進退進退猶也 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

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 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

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 夷吾之少也不

好弄戲不過所復

不過差也

怒不及色

無色過也

及其長也弗

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乎

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

君子曰善以微勸

晉語第八

國語

